

回首過去幾十年，我曾舉家數度橫越太平洋，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好幾次：

- ◆ 1972 年，我和太太只有廿多歲的小伙子，毅然離鄉別井，到這陌生的美國攻讀神學，當時心情既興奮，也有點恐慌，兩個人拿著不夠一年費用的積蓄，拍拍胸膛，懷著夢想和熱誠，來到費城，現在想起來，好像還是昨天發生的事似的。
- ◆ 事隔 15 年，我正是卅多歲的中年人，在事奉上也有點果子，但我們決定離開香港的家人、教會，舉家移民到三藩市。當時大兒子只有九歲，小女兒只有七歲，拖男帶女，心情顯然與 15 年前不同了。一方面是興奮，能夠有機會在新崗位事奉，但另一方面，却有點惆悵，孩子年少，責任又大，心中有點說不出來的滋味，沒有 15 年前那種「死就死喇」的傻氣。
- ◆ 1995 年，又是隔了 10 年時間，我們又舉家再次橫越太平洋，我已經是 50 歲的中年人，孩子們已長大了，入了大學，我們初嚐空巢的滋味，心情也顯然不同，尤其這次我兄弟姊妹四人拖著兒女在廣州第一次相聚，悲歡離合，仿如隔世，我們四家共 16 人，孩子們都是天真，未能體會我們這些分散的滋味，對 1949 大江大海更是毫無所知。但這次的重聚與分享，却帶給我們不少眼淚和歡欣，也有不少辛酸的回憶。
- ◆ 2000 年，我們又再度橫越太平洋，這一回我和太太決定回港事奉，只留下子女在美國，臨別的那晚，女兒凱欣特從 Davis 駕車來看我們，彼此擁抱流淚，分離真不是一件易事。

想起來，時間真快，轉眼間又是十年了，「人生有多少個十年」的柴九名句也是我心中的話，想到三國演義的一首詩，蠻有意思：

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
是非成敗轉成空，江山依舊在，
幾度夕陽紅。白髮漁樵江渚上，
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，
古今多少事，盡在笑談中。」

我不是英雄，更遑論成敗得失，但橫越太平洋這許多次，眼看幾度夕陽紅，想想往事，一生就好像打了個 Round，心中難免唏噓。

記得在三藩市牧會的時候，有機會探訪一位老華僑，聽過他的故事後，心有所感，寫成了一首詩，在我和胡章釗先生主持的一個電台節目《屋簷下》朗誦，想不到引起不少人的共鳴和反應，這詩名「金山客」：

我係台山阿伯，五十年來金山客，
生命如煙，逝於一剎，終到頭來，如夢一發。

年行二十三，拖住李亞珊，來到舊金山，
見到個老番，捉到 Angel Island 1坐大監。
唉！做人真不簡單！

年行三十三，拖著一、二、三，來到 Chinatown，
見到個大班，捉到餐館托大餐，
唉！做人真不簡單！

年行四十三，死捱又死慳，
離開 Chinatown，去到海狗山，終於屋也撈番間，
唉！做人真不簡單！

年行五十三，挨大一、二、三，
ALL 娶老番，離開舊金山，去如黃鶴不再返，
唉！做人真不簡單！

年行六十三，失去我亞珊，
返回 Chinatown，終日孤單單，花園角內吃兩餐，
唉！做人真不簡單！

年行七十三，剩下我老坑，
好似煙霧散，奈何如此了結一生，
唉！做人真不簡單！

這是一個充滿淚水的故事，我想，如果我不是一個基督徒，有盼望、有永生確據，真不知人生的意義是甚麼，人生的盼望又在那裡？

¹ 早期時代，華人移居美國，美國政府先把他們囚在 Angel Island 的監房中，查問他們的移民紙是否屬靈，然後才准許他們上岸，有些人在 Angel Island 被囚十年八載，因此而自殺的也不少，這是美國歷史一天恥辱。